三魚堂日記

吳江後學柳樹芳湄生校刊

庚申

正月廿五魚裳同松江蔡羽爕名奕琛唐欽文名鑾來二子皆有志於學

二月廿五李巢來兄弟來不及會留李子喬及楊名天藻二札子喬書中欲輯文清敬齋涇陽啟新景逸五先生語錄其留心先儒亦不易得也　有雲間范名安濟者以俞汝爲所輯荒政要覽寄余閱

四月廿四宋崑友名壁來弔崑友自壬子歲會於嘉興別來

已九年至是同好生來以所作致知在格物文示余曰學術異同俱自此句始故欲借此以正世之謬其文大抵謂格物工夫緊接小學小學之後知識漸開亦漸淆故格物者所以擴充其聰明範圍其聰明者也豈無生知良知而生知不恒有良知不可恃也做格物工夫似偏似滿而不厭其偏不厭其滿循其緩急輕重審其難易淺深由其當然以及其所以然由勉而之安此所以爲小學之終而大學之始也致知在格物猶曰致知者必敎之格物云耳全在敎者主張其論甚正後有自記尤說得痛切予但嫌其開講徵與口氣不合蓋就題論之小學是遠脈致知是近

脈舍近脈而單取遠脈則已失之太寬卽以遠脈言之亦止可云小學之後不可不格物若重說小學之要緊則是題後繳法而非題前取脈之法矣又其落題亦微似論體不似經義式亦未免爲時套所累予以此二處直告之葢惜其文大有益於學者而不欲其爲小瓶所累也又示我以所刊習是編其言亦多切日用又崑友甚留心經濟其所作姚廣孝論亦是一篇大文字

五月初一　徽人黃鳳儀字去凡爲其姪候選同知來訪幕賓余以錢爾載告之去凡亦以先用卽選通判貢生向寓嘉善開與余因思近來捐納之例不但當爲朝廷惜官亦當

爲朝廷惜人大凡富厚之人以勤儉起家往往多忠厚誠樸之子豈非朝廷之良民善衆乎若欲奬其急公加以散秩可也今不問其能否而官之所謂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及其僨事不能不以刑罰隨之是奬之者適所以害之而已

初二旂公以所借吳康齋集寄閱

初六閱天之高也一節交思此章所謂鑿有二種一是不讀書之鑿一是多讀書之鑿不讀書之鑿不知故者也多讀書之鑿不知故之利者也

廿八到西塘會巢來兄弟借吳立夫集歸

八月初一偶思夫子言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見聖人論治與綜核之治眞有天壤之別綜核之徒論選舉未有不急防人之欺蔽者聖人則所重在舉爾所知蓋在我一段至誠之念正大之氣未有不能動人者何患賢才之不可盡知耶若沾沾以綜核爲事則是名家之所爲一法立而一弊生其爲紛擾不亦甚乎此當與視觀察章同看

初二悟得天下道理只是一個旋相爲宮之法在醫家則謂之君臣佐使 已入日抄

閏八月初二巢來同錢孝瑞來以大明會典歷代名臣奏

議賠

廿四至平湖遙集率其徒沈顯渭字襄雍程佺字屺瞻來受業

十一月十四往省舟中閱威咫叔所作韻法至論縱有四聲橫有七音之說似是而實非謂在樂五聲二變爲七音若喉牙舌脣齒之音即比於七亦與樂之七音風馬牛不相及也夫十二律者聲之有定者也宮商者聲之無定者也今以一字而高下之則十二律殆幾乎徧律尚不可定而可定其爲宮商乎且玉篇韻會及陳猷可其分屬互有不同其爲牽合無疑此論實聞所未聞又相與面論三十六字母宜刪者六宜增者二十有八合之得五十八母切

韻指南等書不知聲之有母非三十六字之可統也故有音和類隔等門輾轉葛藤又云邵子不用見溪羣疑等母而以地音一百五十二爲母此是振古人豪之識但聲音之數則實無如是之多也若獻可之韻雖云本邵子實不用邵子之法又云從來韻譜止爲詩賦限韻而設原非審音而分韻元尚聲律而周氏之韻出一釐千古之訛洪武因之又云自唐以前之詩必以律呂調之而始可合樂至詞曲起則律呂即在詞曲之中矣（辛酉十一月閱邵子書知以律呂配聲亦是借說非樂中之律呂）

十六閱戚烈叔職方公傳因思論天啟間事當使崔魏自

崔魏三案自三案雖當日崔魏借三案以攻東林然君子正不得因崔魏而苛求於三案誠明於孔子所謂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則其論自定又職方公疏中云東林崔魏而外名教之途甚寬卽幾亭所云只論通不通不論東不東也此亦是至論

十九赴李撫院酌會曹秋岳自言所輯崇禎朝史上諭及奏疏分爲二集共有四千餘葉又言夏彝仲幸存錄議論多游移黃太沖汰存錄之言皆合大抵秋岳之意猶專主東林也又言梅村綏寇紀畧持論甚正大

二十至山東唐名夢賚寓唐出所作贈高念東先生莫忘

篇十首內有莫忘常何薦馬周惓惓指此語以示余蓋惟恐其負蔚州之薦也因言蔚州之初出也深以京邸匱乏爲慮不欲出有李恆岳者（恆岳名振藻係捐納主政振藻子壬戌進士）蔚州妻兄弟也饒於財聞之謂蔚州曰子官京師約日費金幾何曰日一兩足矣李曰止於是乎我能爲子任之子果能出而有爲吾何惜焉蔚州即起謝曰子能如是我即命駕矣故蔚州之卓然於朝而無內顧憂者恆岳成之也又言古之時未嘗用銀今天下惟知有銀矣故富之權上不能操而下操之反以官爵易富人之銀則倒懸甚矣救其弊者莫若用鈔用鈔則富之權在上但恐法屢變而不信於民

此則在行之者何如耳又言欲天下之平必令反側子自安今滇黔未定而卽不能忘情於反正之人非所以安反側也川東之變毋乃當軸者實導之乎迨其變已萌而後行寬大則天下豈復能信乎又言高念東與同縣而比鄰其人清潔異常然頗不耐事有嵇阮之風一日高方與某弈其子在黔中家人自黔逃歸左右以告高徐竟局然後入問其子之生死亦信二氏又言曾寫書施愚山勸其講學講學之效當見於十年之後又甚言朱二尉之不足信

廿二會麗翁甚言近日衙門改口供及胥吏有頂手之弊又言布政司向有備用銀一項凡無欵之費加刑賦役全

書之類皆取諸此府縣亦各有備用銀今則俱奉裁矣

辛酉

正月十六嘉定李寶同吳筱字聖臣來執贄

十九魚裳兄弟來留宿予舉盤銘及切磋琢磨之義商之旂公謝荷日新三句內句句皆有切磋琢磨工夫子首肯之

廿三松江唐燮來執贄言山堂考索一書議論皆宗朱子又湖州前輩莊元臣有古今文訣闡發甚明又言崑山朱致一名用純講學以大全蒙引為本查吳江續志莊字忠甫本吳江人萬歷甲辰進士官中書

二月初五會嗣開叔祖言法不可輕變所變之法雖善而小民未必通知則胥吏反因以生奸非數年之久不能得其益又言人之奸弊當預防之不可使至於甚至於甚而後治之則所傷實多又言及東林云當日往往有爲人所用不覺其入者故人貴自立

初八旅公借眞西山集寄來共五十一卷係正德時刊本

十二舟中閱西山集中問答一卷云大學之止至善正是美與大之地位久而不息則大而化之至於聖矣愚向云至善是恰好處是逐事說觀西山所云則是統說疑可兼用

十二至崑山舟中讀西山集有葉安仁墓誌銘云葉名湜字子是建安人爲安仁令以循吏稱子采末云世遠道散爲政者務狗其人鬼魅其俗以爲非嚴法峻刑不能服而朝夕所治者敲扑以聚財而已其闇義利先後之說鮮不媢笑以爲迂闊而君用之於治邑不期年間其效章灼若是然則謂古道不可行於今斯民不可以理義化其又果然與又言君壯歲游文公朱先生之門得以直養氣之說故其爲人磊落明白無所回隱愚向讀葉采近思錄注不知其人觀此知采之學有自來矣

十三讀西山集通判廣州吳君墓誌銘云自古者銘鼎之

制變而爲碑碣誄狀由一命以上苟絲粟可記必託之文以傳其弊也有葩華而亡根實惟有德君子其言如金石然後可信弗誣愚按此言最是然今之世僞文肆出益有不待有德君子之執筆而假託其名字以炫耀於世者比比而是世風之下可勝歎哉又滕德粹璘墓誌銘云自湻熙後義理之學日明然士多假竊形似簸弄筆舌間勿身踐也按在湻熙尙然況後世耶　至常熟

十四侯大年言馬元調有子名舒字應之今尙在其人亦樸實所刻筆談板已在典鋪矣又言嘉定志水利係侯紀原一人獨修

十八閱西山集史彌遠乞歸田里補還服制不允詔曰大臣之義與衆庶不同多事之時視承平亦異夫既任安危之責則當權輕重之宜其他賜彌遠詔尚多皆極其贊揚至云羣材彙進蔚有慶歷元祐之風公道砥平浸還乾道淳熙之舊西山亦不幸而處此時哉

廿五閱西山集夜氣箴曰必齋其心必肅其躬不敢弛然自放於牀第之上讀至此不覺悚然又題跋內有云觀胡文定公傳家錄自聖學之源流治道之機括脩己接物亡間鉅細皆爲子弟言之故自致堂五峯昆弟至於西園或出或處皆能行天下之大道守古人之正法不知傳家錄

一書今尚存否又云以理論氣者濂溪先生之學也以理論數者安樂先生之學也二語最精

廿四與學生論子出一題宜主敎不蹤等說時文多亂拈

廿七卓先生有八編類纂共一百本乃陳仁錫所纂八編者邱濬之大學衍義補唐順之之左編右編稗編章潢之圖書編鄧元錫之函史馮琦之經濟類編馮復京之經世實用編而首則列宋楊甲之六經圖焉其書條例亦不甚精　偶閱所載實用編論樂曰三分損益此從自管敬仲然敬仲謂五音非謂十二律淮南客乃嫁其說於律遂謂十二律亦復下生上上生下而所損益皆以三分一此其

說恐不然而馬遷誤信之又云十二律三分損益是因宮商角徵羽三分損一之說而誤用之而隔八相生是又因十二律三分損益之說而誤成之者也其論甚奇而序則謂其張紫陽旗鼓未知其如何樣張四月十七於居武虬寓見焉有朱子錄要

三月初二吳江楊秋以瞿氏家乘借閱敘秋收瞿稼軒之骸此亦奇男子也敘者瞿子元錫也字昊谷

初三於葉石君處借陸德明經典釋文凡九本八百餘葉此書係葉之族人借錢牧齋絳雲樓藏本鈔錄不易得之書也予喜而為之跋此書除第一卷序錄外餘俱散見各經中然末有一跋云此與注疏中所引往往不同當查之

又葉石君云曾見鈔本孟子注疏比今刻本增多大約今之注疏皆非復初定之本矣

初六卓先生以四書百方家問答借閱輯此書者爲郭偉字洙源其凡例自云曾輯名公答問所采多新說此編則不敢背注然予閱之則無一與注合者萬歷時風氣乃至於此又借尙書葦籥來看輯此書者爲潘士遴甚駁雜不足觀借葉石君羣經音辨此書宋賈昌朝輯係鈔本又借卓先生申瑤泉墓誌銘石刻細楷葉向高撰鄒南皐篆蓋趙南星書丹此乃埋於墓者與今之樹於墓上者異矣

四月初三過嘉善舟中憶左傳魯人以爲敏句東萊博議

會痛駁之眞可爲學者韋弦癸亥九月初一校考亭淵源錄第十九卷朱子答劉公度日向見伯恭說孔子順答魏王問天下之高士而曰世無其人此一句似全不是孔子家法此言有味此一條正與傅議之意甚合

十八好生同魚袋兒弟來以後湖志皇明政要二書借閱

廿五在杭州書坊內見朱子書八種共十七套文集五套語錄五套經濟文衡二套奏議一套錄要馮復京編一套年譜一套易學啟蒙一套楚詞一套紙板甚精妙皆是朱崇沐所刊又見儀禮圖其前有不分章白文十七卷共二本後有旁通圖其正圖卻止存八卷亦不全之書也

廿六宋崑友來會言我輩今日要務當隨處體認天理亦

當隨處培養人材又言景當知縣劉宗洙字子符辛丑進士陝西蒲城人單騎赴任布衣疏食極力撫綏亦今之賢宰也因與同僚應嗣寅見之貌樸而氣靜有道君子也出刊文一卷相示大約與程朱不相背而小有出入惟欲改定大學及論元亨利貞不主本義爲難從耳予以劉念臺之學叩之亦以爲僻云念臺年少登科無人敢駁他故至於此又見其未刻之教民論論淫詞小說之爲民害亦最有關係其易解刊已垂成又見其論語拾遺首列集註次列大全次附己意又見禮學彙編要編倣朱子儀禮經傳體而自爲條目然通解及楊氏圖則亦未見也又同邑友

會諸際甫（名殷樂）其人有經濟之才現在應試諸理齋之後也際甫言餘杭令龔嵘雖係捐納出身然其弭盜法最善得盜則召其鄰里而問之是其平日作惡者乎抑偶然過犯者乎如其偶也有保則釋之如其平日作惡人也則立置之死又言今日用兵俱恃炮與古兵法大異歸寓適仇滄柱來會滄柱言徐伯魯禮記集注春秋演義最妙陳紫峰易經通典不如存疑

廿七閱崑友謁劉青田祠詩跋云向聞先生埋金以遺子孫凡有發掘處相傳以爲美談余心疑之誠如所云則管華之不若矣何以爲先生及至栝蒼寓城東張寶明家備

問青田軼事如塑金發掘俱正統時巨箴鄭諫胡陶得二子孫所爲假先生以欺世爾愚按此爲青田表白不可不知飯後應嗣寅同二子及門人姚宏任郎敬恒來會

廿八應嗣寅命二子禮璧字子若禮琮字以黃來執贄二生言其尊公已六十七所著尙有詩傳翼書傳拾遺又性理亦有纂本爲諸儒作傳欲人讀其書知其人也又言姚敬恆之有志於學而不應試又言汪藻采之叔大儒名漻亦好學今居平湖又言江西魏冰叔與其尊公相善今已没

崑友復到寓論人不知而不慍云人非必君相一家之中父子兄弟亦人也如舜之處頑嚚而克諧以孝即所謂人

不知而不慍也又言如來不生於中國未嘗見周公孔子之禮樂故其教如此若使其見周公孔子之禮樂必不如此立教又言佛教行而名山之神不血食矣又言曾在湖州孔廟觀祭丁起鼓後有省視之禮主祭者徧觀殿上及兩廡所陳列之祭品然後行事此禮最是別處或不然者想爲禮生所節去又言杭州張用霖名右民年七十外貢經濟之志圖化姚牧雲名佩紳有道氣寄迹卜筮海甯公許三禮甚敬之

廿九赴李方伯酌席間會山東唐夢賚字濟武唐言張沐之赴四川也以一僕自隨貧無資斧而親友餽贈皆不受其

平居未嘗脫冠露頂同席者河南王遵訓桐城方孝標

五月初一仇滄柱以黃太沖學案首六卷見贈其書序述有明一代之儒者可謂有功而議論不無偏僻蓋蕺山一家之言而斷諸儒之同異自然如此愚因思經師與人師不同而人師內又有二種有興起之師有成德之師若蕺山先生者以爲興起之師則可以爲成德之師則不可而太沖尊之太過所以多費周旋其書內凡二百餘人所不收者何椒邱邵二泉陳清瀾林次崖陳紫峰

初二答拜潛江劉玉考之孫名行謙者細問其出門之故乃因其嫡母歐陽氏溺愛其女以致爭訟不能安其身而

出人家嫡庶不和往往致禍可畏

十二至常熟於卓先生處借廬山志及臨川文選志係康熙戊申江西提學吳煒重修其實乃興化人李瀅鏡月所編輯也臨川四先生止艾東鄉天傭子集中有有用之文

十九好生自江陰來會旅公寄所買黃四如集來閱乃向所未見也又胡雲峰四書通惜止有大學一本又耿橘常熟水利全書亦最有用之書

廿七從侯大年處借山東全河備考係崑山葉方恆所纂其書頗簡明又從卓先生借鄧元錫史記內編此書可以不刻

六月二十席文夏言錢牧齋有學集刻本多為人所改

廿一自常熟登舟

廿二泊小貞借宿於蘆花庵庵臨泖濱僧睦懷名心遣會在天目為玉林之徒與談天目之勝甚悉又云此庵為楊鐵崖隱居之所其前為鐵崖濯足灘舊有枕流閣鐵崖題中廢重建又有老鐵亭今廢蓋鐵崖故居在小貞而此庵則其所常往來者也庵之名蘆花則陸平泉所題又趙文敏陶南村皆譽至小貞而文敏之管夫人則小貞人也蓋元時小貞有曹雲西者富而好禮故諸隱士皆依焉

廿三早僧指庵前之泖云此為橫泖其自泖塔一直上南

者爲長泖二泖相竝其叉南則爲圓泖葢即五舍泖也泖字在篇海字彙皆音柳其字始見於陸機對晉武帝之言愚因僧言思所謂三泖者乃陸機一時之言以其傍九峰者言之耳若夫五舍泖之南有小泖以及泖橋以南之泖皆不在三泖之數也僧又出天目志二本閱之其書係武陵人章之采輯有陳懋德序殊疏略不足觀按天目山一名浮玉山距武陵西北百餘里兩峯上各有一池若左右目故名東天目西天目亙杭湖徽甯四府子瞻表忠觀記曰天目之山苕水出焉龍飛鳳舞萃於臨安此指東目葢嘉湖之水皆由東目苕水一名霅水大率一水二名東目

屬臨安縣西目屬於潛縣東目有分經臺云係梁昭明太
子分金剛經處又云昭明目瞽洗眼於泉明一目後歷西
山又以泉洗之目悉開故莊曰雙淸志載宋洪咨夔於潛人
東目過西山詩云西山許邈仙無人問只說東山有謝安
富貴光明貧賤晦世情從古兩般看此一詩佳志中稱有
薛應旂天目山志不知即是浙江通志中語否八月初六泖塔僧漢
輪云靑浦北簳山有横泖爲三泖之一在
泖塔東北泖橋以南者爲長泖此說近之
廿六好生同旂公兄弟來會以蔡虛齋集來閱惜缺四卷
廿九至洙涇魚裳館中借黃山志閱之按黃山舊名黟山
當徽甯二郡界東南屬徽之歙縣西南屬休甯東北屬甯

之太平縣天寶六年敕改黃山　會夏西求言顧見山河
渠書將刻成借顧偉南所輯各河雜鈔
七月初三至常熟會黃子鴻言無錫顧禹錫字景範有方
輿錄最精詳今館於徐健庵家又言晉書無北海郡而北
海之縣皆移於濟南郡若濟南之縣則不復見此不可解
又言氾水之氾古音凡今音似見漢書如淳注
十三與黃子鴻談云查韻會舉要成皋之氾水音似從巳
襄城之氾水音范從巳漢高即位之氾亦從巳而音泛曹
咎自剄之氾水則即成皋之氾水也又借其所訂晉地理
志閱之於青州濟南郡有三疑云按二漢志及宋魏諸志

濟南所領如歷城朝陽著土鼓於陵等縣皆同未嘗云有所移徙省廢今此志所領皆北海之縣而本郡故縣概無一見可疑一也又按漢志有北海郡景帝置後漢不改魏晉紀中皆有北海王宋魏皆有北海郡今本志濟南所領五縣前後志皆屬北海未嘗云有更置獨此志縣存而郡改可疑二也又按本志晉凡郡國一百七十三今止一百七十二計失一郡疑卽北海也但通典不詳通考亦仍之蓋其沿誤久矣今皆於濟南郡下改正曰領平陵歷城朝陽著土鼓於陵等縣另增北海郡漢置統縣五始列平壽下密膠東卽墨祝阿五縣於其下其考證甚詳然愚取左

傳杜注查之其言濟南當有歷城平陵朝陽及平壽即墨當屬北海見於桓十八年莊十年襄四年六年二十七年之注信矣但昭二十五年齊侯唁公於野井註云濟南祝阿縣東有野井亭則祝阿在晉固屬濟南也又莊元年齊師遷紀郱鄑郚注云北海都昌縣西有訾城則北海又有都昌也此則又可疑查子鴻草本原云本志濟南所屬五縣其四縣皆舊屬北海十五與子鴻談言胡三省注通鑑亦只是將諸史志及通典作主但括地志及宋白續通典其書今不可見而備見於胡注因借其漢地理志闕之查漢晉志皆有濟南郡青州濟北國兗州然考濟北所屬如東阿穀城則反似在南濟南

則反似在北又晉志兗州有濟陽郡即漢陰晉更名所屬有定陶縣故曹國高祖即位汜水表作即位定陶即其地此則又在南矣按水經注濟水至乘氏縣西分爲二瀆其南瀆爲菏水東南至湖陸與泗合其北瀆東北流入於鉅野澤查乘氏縣漢志亦屬濟陰宋白云在鉅野西南五十七里湖陵縣屬山陽郡紀作湖陵莽曰湖陸此條丙寅八月見曹縣志濟水圖始知其誤

八月初三文夏言毛子晉所刊史記索隱今板尚在其家不與十七史合又其所刊八唐人詩已燬於火五唐人詩則貨於江寧又言王守溪亦曾更定字母

廿四在楓涇於楊氏借鄢陵縣志內載薛文清父貞爲鄢
陵教諭時例乏科貢論必謫貞以爲憂瑄乃隨任補弟子
員永樂庚子中河南鄉試第一明年舉進士又列范甯於
鄢陵人物中余疑甯之時鄢陵恐不屬晉又陳寔潁川許
人鄢于許爲屬縣許祀寔於鄉賢鄢以故宅亦有祠
廿五閱鄢陵志見明初土田有夏地秋地之利疑各處所
謂夏稅秋糧者俱如此查鄢陵土田明初頃數不及二千
嘉靖丈量通共夏秋地一萬一千五百餘頃順治二年奉
文除荒徵熟開報熟地按年續報至七年共熟地四千五
百餘頃愚按除荒徵熟此第一仁政自墾田即升之例行

而民不聊生矣又邑人梁廷拭曰開報者總名熟地未分上中下恐他日盡報開熟之後又蹈明初止分夏秋不分高下一概均徵之弊所望以後每年報熟卽如萬歷初知縣陳登雲例酌量分上中下三則又萬歷末年福王之國有旨附近州縣各買膏腴田三百頃以供王用當時若懼違旨得罪噤不敢出一語則王莊立矣王莊立每歲王遣中使收租其騷擾凌轢有司莫敢誰何且立莊則有佃戶怙勢張威佃戶人人一中使也亡賴者因緣爲奸附和羽翼亡賴者又人人一佃戶也其播禍地方不可勝言鄢陵知縣張舜典鳳翔人於文到之日卽具詳縣南北皆濱河地

多汗萊斥鹵無膏腴可答明詔願罷官爲小民請命上臺
重公言事始得寢
十月十七自常熟到家元祈威咫叔同貽孫公弋來有杭人毛稚黃名先舒寄所著匡林又前九月內有杭人秦定叟名雲爽寄所著紫陽大指
廿九至常熟在卓先生處借齊民要術此書後魏賈思勰著凡十卷而萬歷間秀水沈士龍海鹽胡震亨字孝轅所梓也又借顏氏家訓萬歷戊寅顏志邦序新安程榮校此書有益日用然內多左袒釋氏顏魯公學多駁雜其淵源有自哉查其舊序顏師古亦之推後人

十一月初六遇楊碩甫言瞿稼軒之在粵西苦餉不足預徵鬻爵無所不至想此時粵西之民亦狼狽甚矣事豈易言哉　會黃子鴻言晉書地里志張氏所置涼州十一郡乃落去西海郡查魏書張軌傳始得之胡三省通鑑注亦以爲亡一郡蓋刻板之訛久矣胡卻不知查魏書耳又沙州內落高昌一郡戊己校尉戊己二字訛作張茂以三字亦查魏書校正

初九校對高忠憲年譜見其與管登之辨云若謂以覺包理則理乃在外又云謂氣在虛空中則是張子所謂以萬象爲太虛中所見之物虛自虛氣自氣不相資入者矣此

一條大可理會大抵粱谿一派看得性儘明白卻不認得性中條目又閱其靜坐說乃知高子所謂性體亦是指心亦大異於程朱矣其不欲言以覺包理特欲自伸其說耳

壬戌

正月朔閱徐鴻洲信古餘論見其論西銘是仁體因悟與萬物流通者仁體也無物不有者仁體也無時不然者仁體也故中庸費隱章論語子在川上章與西銘皆是言仁體

十二唐欽文來會以紫陽通志借閱

廿三舟中閱紫陽通志見高彙旃格致論其學似正於景

逸又刁蒙吉寄嚴佩之書不滿涇陽而深推景逸以此與陳幾亭同配享於道南祠其所著潛室劄記中亦多格論但於景逸覺服膺太過耳又施璜所著思誠錄訓蒙諸條其論甚正又通志所載江知默字月巖汪學聖字惕若皆有志於學而以梁谿爲宗者

廿六至館

三月初三到常熟買太學志志中載太學書板無多廿一史十三經皆無葢今之北監板廿一史乃是修志後所刊查印板之載於志者有東萊集世史正綱詩樂圖譜儀禮圖解不知今尚存否

四月十二會太倉吳省初名曉係梅村姪言梅村所著春秋氏族地里二志尚未刻

廿三在舟中閱子張問仁節會墨因思聖門所謂仁者豈非所謂一乎仁則一矣

廿八屠武虬以溫公集送

五月初一借得雷禮所輯南京太僕寺志星佑家

七月初三到崑山於書肆中取宋史質來看王洙作嘉靖間台州人此書雖云一百卷然止十二本覺太簡

初六書賈以續南雍志來係天啟間續查經籍刻本中並無儀禮通解

十三夜夢至一所見屋梁上皆硃書文宗教條

十四旂公以邵二泉年譜示我有二泉為江右提學時所行數事頗可師法姑記於此如查生員不葬親者不許科舉又生員年少能文者限其每季讀書若干又憶涇凡小辨齋集中有論儒童考試書亦為文宗者所當知

十七欽文同王令貽羅叟栢來執贄以其王大紀呂涇野集為禮　陳翊聖同金玉持來會

八月初一在同化會許伯勤名稙伯勤與無錫高氏有世誼言高景旃之履歷甚詳景旃丁丑進士為湖廣督學道如李中丞本晟吳宗伯正治皆其所拔士李中丞為刻三楚

文獻

廿三到常熟閱顧涇凡與羅布衣書見兩人議論一主和平一主正直因思慮世之道只此二端所難得恰好者分寸耳不講分寸而各持一說則二者皆必弊之道也

九月初一閱涇凡與高景逸論學問當從狂狷起脚書此其病根此條已入日鈔　事物之來勿躁勿妄細心體貼必求至當

初二閱涇凡惟此四字編疏此最有功於世

初九家中船來

十一晚到家則大兒病已危篤矣

十二申時遂永訣嗚呼丁卯六月偶見丁景呂觴子詩有瀛海遊魂輕似絮西河老淚結爲冰之句遂憶王戌爲之黯然

十月初五自家中起程宿蘆花庵僧睦懷以玉林語錄見示其論本來面目論萬法歸一與儒者之言甚相似而實不同又言玉林之在天目每於歲除必度其所儲足供明歲一歲之飯方令衆食飯若不足則便食粥若有施主來可供幾日之飯則幾日食飯此深得王制量入爲出之道

初七到館卓先生以徐日久所著隱言借看其書言明末利弊極切徐係萬歷庚戌進士

十一月初二家人來知長媳於前月二十九日酉時暴病

身故嗚呼痛哉

初四抵家

十二魚裳兄弟來以朱集錦所印陳幾亭評類纂送

三魚堂日記卷七終

三魚堂日記卷八

吳江後學柳樹芳湄生校刊

癸亥

正月十六侏涇張慧字帥迪來執贄好生自十三到卯上以所借張考夫備忘錄兩日共看甚快

十七嘉定錢子辰來其向學之志甚誠但觀其所自敘則知其初未見予之前則專信象山陽明既見予之後則并信考亭近又見得朱陸各有是非惟從朱陸之是不從朱陸之非所據惟一理又云朱陸互相詆排各有好高之意而尤以陳清瀾爲非又因夢孔子命公冶長南容授以大

學眞傳悉改朱子所定又謂格物只在知本而以章句窮至事物之理爲不知務其所見甚怪僻余一一爲辨明未知其遷改否也惟其自叙云未讀書之先歲丙辰夢許魯齋勉以務學其時猶未知魯齋爲何人也此則甚奇又其詩學康節有此志未能申八首最好

二月初二到郡會張平子言明季作縣者家人幕賓皆與外人隔絶不相見子弟來者即時入內去者即時出境不敢盤桓於境內

初六至館卓先生言九成宮宋搨者筆畫尙肥今因年久糊塗而瘦初學習之恐筆寒不若顏魯公多寶塔爲佳

十五葉石君來言晉書李特載記中犨字音犫諸本多訛作二字

三月初四到家巢來好生來巢來言陳組綬皇明職方輿圖考之妙好生言鄧州人讀格物之格爲該前月爲開字言北人讀蔚州之蔚爲裕

十四到常熟送兩廣生先入都卓先生以常熟水利全書贈

十六至褚莊大風泊船土人云此地爲沈萬三莊少西即山涇又少西即爛路山涇爛路二水皆南通泖北通澱湖

廿四從好生處借得考亭淵源錄此書係莆陽宋端儀初

稿武進薛應旂纂修

四月初十嘉興會王子和言北方有司盜案撥補二事最難又言于總督在直隸則火耗之禁少寬在江南則火耗之禁甚嚴

十四在杭州領太尊之子名起佐及鄉親駱嘉觀來候不遇

十六到應嗣寅家見其於懇前歲所言皆一一記錄其志甚專

五月初二起身宿新豐

初三至吳江

初四至虎邱是日於閶門買得吳草廬禮記纂言

初六泊呂城

初七泊鎮江

初八渡江候閘不行

初九到揚州騾子行

初十在揚州買得括蒼二子及李古沖孤樹裒談見坊中

有張逢元所纂儀禮注鈔本不及買

十一宿邵伯

十二宿高郵

十三宿寶應

十四渡河宿王家營

十五魚溝打尖宿新集

十六到宿遷自王家營至此一路洪口皆已塞無渡河之苦

十七宿紅花埠

十八宿李家莊與同行泰州孝廉陳 名 伯龍談始知揚州同年江允汭金相玉皆以中翰復捐納縣令而卒朱鴛鷺捐納行人須認題中而卒厲士貞未選而卒陳保翰林陳志紀之弟甲午科

十九宿青駝寺見徐撫臺禁火耗禁私派及不要錢不許

多準詞訟告示甚快土人讀下甬之下作蝦去聲

二十硒蒙陰

廿一新泰縣與陳孝廉言泰興季滄葦季闗山兄弟爲人不同其父雖以富然滄葦初任蘭溪得數十萬河東巡鹽又數十萬猥籍異常以惡疾終沒後家卽蕭條闗山之家業如故其家兄名開生者卒闗外家業亦如故又言泰興與泰州甚近而泰興獨不受水患故其地殷富　在縣轄中思催科之法初到任當與民約三月之內不施鞭扑使里長互相勸勉　至羊流

廿二至泰安州

廿三至張夏

廿四至齊河會郭子抑見縣志始知齊河東門外大橋下即古濟水　宿禹城二十里鋪

廿五宿黃河涯

廿六過德州河宿漫河

廿七至阜城進會三原王年兄名焯見阜城縣志知古洚水在阜城境內

廿八宿商家林途中見久旱田中枯槁因思北方之豐荒多由於天不似南方猶可人力挽回長民者當以蓄積爲第一義

廿九宿任邱縣途中見河間縣易知由單知圈撥之法近年屢行不但在鼎革之初豈可為訓又見蠲免順永保河四府圈剩田土二十一年錢糧告示土人云昨日始掛小民早已完足矣此當如昔人赦後不赦前之法方善　是夜始雨

三十宿白溝河

六月初一宿琉璃河途中看車箱兩旁下又釘一小橫木中間鑿為半月形含軸其中亦有於小橫木下為兩足以含軸者此卽考工記註所謂伏兔也又疑車箱四旁木皆謂之軫如今蘆席四旁有邊者亦謂之軫當再考

初二到京寓竈君廟　會王天市言王照之僕陳九鼎本嘉善人士大夫多與之往還頗有江陵游七之風

初五會曹微之知崇禎長編十一二三此三年派在汪藻采我濟南公原稿上塡不知下落藻采已改正可見公論在人

初六至席館

廿四黃俞邰來言史館有文淵閣書目係宣德年間楊文貞等編但不著卷數及撰人姓名故今修藝文志明史難以爲據總裁諸公議止載元明二代之書亦不得已而然也又言文淵閣書目所載不待今始散亡當其盛時館閣諸

公往往從學者借書讀以它書還之而取其原本故閣中書之精者早已烏有矣又言己卯山東直指使者宋學朱係今冢宰之父死於正月初二之變然今吳門人頗有異論又言今史館言三案者大抵以黃太沖汰存錄之言爲主

廿六盛珍示來言精膳一司自錢糧歸并戶部遂爲冷曹又夏言工部諸司皆然可見一法變必有人不便之者

閏六月初一始命僕鈔考亭淵源錄

初二看薛方山序中言朱子之言孔子教人之法也陸子之言孟子教人之法也不覺太息孔孟豈有二法哉方山

序中既言老而知朱學之精而又爲調停之說如此蓋終不敢直指陸學爲非也又其末言象山晚年亦得力於朱子以救陽明朱子晚年得力於象山之說亦屬調停

初四會趙無恤言禮部諸書板係祠祭司掌管然藏於庫中非奉 旨不敢刷印

初九赴徐立齋健菴酌立齋言魏環老薦舉時 皇上親言陸某應以江南繁劇之缺如無錫者與他做然內閣不知記此 旨否此言與張主考之言合立齋又言會典今方 命各衙門纂集事例將來要點總裁及纂修官然此事甚難須大有力量者方能定得卽如任子一項從來武

皆無應文者自四輔臣改此例今欲改正勢必不能然

人情不一大抵如斯

十五報國寺集上見汲古閣刊李鼎祚易解京房易傳王弼易略例郭氏易舉正四種

七月二十赴孫屺瞻酌盛珍示同席言 本朝 天壇之制 上帝南向 太祖居東西向配 太宗居西東向配 世祖居 太祖之次 地壇 后土北向則昭穆宜易位而 太祖仍居東則反在穆位恐非禮又言六科中有所謂錄書者彙萃歷年所鈔章奏此乃作史之本屺瞻言

皇上所巡幸之地乃金之興安在古北口之外有富鄭

公王沂公題咏元之上都又在其西

廿一會徐勝力名嘉炎言翰林窮苦之狀不覺淒然

廿五飯於趙老師寓言高景逸崇禎末爲湖廣提學因得罪於袁彭年爲其所劾歸平居亦不免求田問舍之病又言祭酒司業明三百年無受監生禮者鼎革後猶然有之自海甯陳之遴始

廿七湯潛庵來會嘉定張名雲章甯波萬名斯同字季野陳名赤衷來會張以徐氏書目借閱其書甚富然鄭志六藝論聖證論皆無勉齋北溪雙峰史伯璿諸經解皆無魏鶴山九經要義止有尚書二十卷吳草廬纂言止有書易禮

廿八往會湯晉庵言曾齋遺書因修史檄慶府送至故史館中有此書想彼處尚有板也又言今學者好排擊先儒不知應如此乎大抵爲姚江而發

廿九周卜年以汪氏所鈔王次點周禮訂義半冊借閱此書雖移易古本然集諸家之說最備讀周禮者所不可少此書汪從朱錫鬯借鈔半板十二行約有千二三百紙

八月初一到選司時改新例於前廿八日先投供至初一到司唱名而已知縣一項捐納者多至八九十人不分淸濁但以文書到部日爲先後余名已在七十外矣遇舊吳縣郭宏化山東人舊樂安縣宣文昌浙下人舊齊河縣丞

捐知縣何讓會張家灣人三人雖皆捐納之人然本心頗好郭言壬戌進士邵秉忠之令樂安也遇上司查荒田邵慷慨言曰樂安貧民賴此荒田得免於飢若盡升糧必至死亡知縣甯受罪不報也上司爲之動容得止樂安人德之如父母言報墾田不論俸滿卽升者往往得飄缺天道宜然何言嘗力勸齊河郭令勿查墾田以郯城令不論俸滿卽升未免有學步之意爲民所訟而止

初二萬名言字貞一來會吳名任臣來會吳云明史天文歷法五行三志皆其手筆萬云修史諸公欲覓楊嗣昌據伊子孤兒籲天錄之言也然楊嗣昌是則黃石齋豈非乎貞一

後爲五河縣王申
大計以貪酷參

初六往會黃俞邰虞稷萬季野及其兄名斯備在坐季野嘗刪儀禮修喪禮考言之斑斑眞博雅君子也又言儀禮圖及通解皆有未當處又言明之孝慈錄不免武人爲子大君之失又言服制當遵時王俞邰言吳草廬元史傳止有易春秋禮記纂言今世則又傳有書纂言若詩則未聞有纂言也又言王東發周禮訂義前有趙汝騰序焦氏經籍考便訛作趙汝騰之書又言陳北溪性理字義附北溪集中鄭樵六經奧論有言是後人所集又言陸桴授經圖龔方伯已刻 歸寓閱石君稿見其與胥峰書勸其將贈

祭田除輸稅外餘租年存七十餘石積至五年該三百五十石又每年加息三分又該二百八十三石共米六百二十三石若積至十年則千畝膏腴之田可以坐致噫此景賢祠田之所自來也後人不可不知人苟操至誠之念何事不可爲哉

初七聞江南于總督謝恩疏知其年已六十七人能自勉固不在乎少壯哉

初九萬季野以其兄充宗所著學禮質疑贈我雖間有自信之過然實博雅君子也

十一從季野處借得充宗所著周官辨非其自信尤甚

十九黃俞部來言元史之疏略甚有一人而前後重出者如藝文志則竟不作當時纂修者皆名儒而疏略如此豈非政令嚴刻諸儒迫於期限遂不及詳慎與元史不作藝文志恐其陋不在史而在元

二十會徐勿箴言附龍衣船北來船中所進乃優人具也此亦時事之可憂者勿箴以捐納復職言及捐納若無地自容者其一種不自安光景亦今日所難得也　萬季野又以所著讀禮通考附論來閱　在坊中見監板易經註疏其略例釋文皆另刻於後

廿二會吳志伊言周禮非周公不能作又言徐總憲借魏

鶴山周易要義鈔錄約有十五六本又言黃氏日鈔向極多今已少矣　會張夫子言今浙東學者多主陽明爭意氣乎抑確有所見乎意大不滿於梨洲之學

廿七吳志伊來言其家有蘇老泉太常因革禮鈔本又言健庵家開元禮是朱錫鬯在胡兆龍家鈔得約有十五六本又言明初制度莫善於學校此建文所以多殉節之臣又言古今人一樣若上能作養自有人物出來又言薦舉之法是拔十得五之道

廿八校對考亭淵源錄第十八卷載朱子告郭友仁有半日讀書半日靜坐之說郭是從禪學入門者恐此所述未

必確用功如何可這樣限定九月初二校到第二十卷劉滄叟欲做虛靜工夫朱子與言李延平教人靜生之不然可見郭友仁所述未確

廿九赴李伯含名文遠酌會于滁九如名棟言滄安方蛟峰集尙有板金壇王方麓紹聞編亦尙易得又言金壇多板荒其舊家苦於虛糧枯糧其民風甚刁

九月初一校考亭淵源錄十九卷朱子答正誼論性者道之形體及天命之性率性之道此更當與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參之方妙

十一與徐勝力談及吳昌時勝力極言其氣誼能引翼人而爲其引翼者乃反噬而詈罵之豈足以服人哉嗚呼反

噬者不必言矣昌時之引翼人可謂眞氣誼乎此其好處亦不過游俠一局耳太史公游俠傳眞害人不淺豈特昌時哉今之效其所爲者蓋亦有之矣

廿一張武承名烈招至書齋與李子如名開泰三人同素飯武承深以陽明之學爲不是謂在嘉隆之際其弊猶未見而闢之也難在今日其弊固已著而闢之也易其書齋中有許魯齋全書因借以歸

廿五掣籤共十五人第十四乃及予倚中只有漳平靈壽二籤而予得靈壽　會張老師言直隸守道李玠之父號君實富而好義居揚州巡道吳元萊係明大學士吳甡之

子

十月初二會兵部司務蔣起順天人言于撫臺之爲守道韓

秉忠最不滿於人又開百姓告官之風又讀獲鹿之獲如

吳音畫字

初七看徐九一書經大全禹貢恆衛既從注唐割鹿城置

鹿渾縣渾似當作澤又邢趙深三州爲大陸者得之邢似

當作祁查一統志可見

初九赴胡鹿起酌言其先人文節公爲湖州司理其祖日

夜以慈祥廉節責文節所以能有樹立又言同年許孫荃

爲通州坐糧廳銜於不安命至於大狼狽又言運軍一路

之費累其勢不得不虧欠
十一會黃俞部言龗壽故少司空傅維霖所作明史持論頗不甚正今送在史館　赴劉名超凡酌自述其開原之政頗可觀非過言也
十二會萬貞一云顧甯人曰知錄已十倍於前又云汪東川所管長編內竟未見我濟南公名字此可異也　會張夫子惓惓於西北水利又云當以教化爲先　赴梅侍御錩酌言北方自十六年前皆有赤歷若欲稽查當取準於此
十三赴李戸部文遠酌李獲嘉振世在坐言同年邵嗣堯

之令栢鄉也清直有餘而以酷敗

十四會張名雄言福建廈門金門二所雖在海中然離岸近康熙初年蕩平之後空其地而不守海中人所以得出沒於其間耿逆之時遂爲其盤踞張首先生其地勸當事設兵守之而海中勢遂困又云澎湖在前朝亦曾建所臺灣則係土官之地其人皆裸身不似人類後紅毛國取其地爲通市之所而鄭氏又取之紅毛國然土官之人僻居山穴鄭氏亦不得而管也蓋臺灣之地鄭氏尚不能盡有紅毛國即荷蘭國

十六會靈壽前任衛原名泰龍今改泰翰言其初到任在康熙九年

正當地方極難之時有七八兩年舊欠約五千兩力請於
上司停徵又請除水衝沙壓地銀二千餘兩
十九華亭朱溶若始來會言從南宮來見其行保甲法不
點定甲首曰輪一人當之此法最善又境內有逃人則諭
令自首可以無貽累地方此亦權宜得最好又惓惓於積
穀種樹弭鬬義學諸事皆君子之言
廿三接杭州兩應生札始知應嗣寅之變
廿七赴吳名涵席知東莊凶聞已確八月十三事也吳出
其答書甚許可張武承之王學質疑但謂其應幷論白沙
諸人又言東莊自甲辰以後行事最篤實

廿八赴徐 名潮席徐勝力在坐極言闢陽明之非主人之氣甚謙然亦似主陽明述熊孝感之寄史館諸公書言陽明非正人其意似以能為過當又述湯潛庵云人言陽明初亦交通甯王不知甯王一日未反則尚是親王以親王之禮待之不可云交通又人言伍文定先入南昌陽明冒其功不知文定偏裨也宜先入陽明大將也宜後入偏裨之功皆大將之功不為冒又言湯極不喜東莊言及陽明家庭之短又言湯亦不喜許酉山之學余略陳己意然亦未能暢所欲言大抵陽明行事之本末非後人所能遙斷此只當據所傳聞疑則傳疑可也若其學術之誤人則不

可不辨且陽明若無一毫好處則當時不能動得許多人其爲害反小惟其原有好處所以動得許多人其爲害反大勝力又言辨别異同此教者事不是學者事此言大非若止作一塲説話則教者亦可不必若論實用力則學者舉足便要識路徑如何可不辨

十一月初二見祭酒王士正請增從祀疏漢則田何鄭康成宋則尹焞何基明則曹端章懋蔡清羅洪先呂坤呂柟及明季絳州貢生辛全其言羅洪先則曰闡良知之眞傳其見識可知

初五發湯潛庵書

初八因陳端伯又借得史館中魯齋遺書
十六湯潛庵答書大約余前書是孟子好辯章之意潛庵來書是孟子反經章之意
十九赴湯潛庵酌潛庵云日講向在啟奏後今歲移在啟奏前故五更卽入講章前朝係內閣參定今則悉由翰林主張無所忌諱
二十會朱竹垞因留宿竹垞言 皇上每日日講後大臣卽啟奏退卽起居 太皇太后看東宮讀書雖不絕玩好之事然不沾滯不廢政事又言宋元諸儒經解今無人表章當日就湮沒又言程朱雖妙然有日月必有衆星有河

海必有細流今諸儒一一見與程朱異便以爲得非先儒如詩之鄭風亦不敢齒及古注疏所以議論最難蓋竹垞之學記誦辭章之學也又言吳草廬書纂言雖不載於元史傳而見於行狀詩纂言則曹秋岳家有之春秋纂言亦有人家有之然卻皆未見余問杜預釋例及康成六藝論則皆無有竹垞妻弟焉云在鳳陽幕中前知府高必大以報墾田加五十餘級及三年要起科則民皆逃亡墾者仍荒貽累無窮又云今大內之制使八旗婦女輪入供役朝入夕出故宮中女人甚少不比前朝多蓄怨女又宦者止供灑埽無事權此　本朝制之最善者

廿三吳志伊萬季野貞一姜西銘馮甯庵陳葵獻張漢贍公酌貞一極言東莊之失然皆是東莊前半段事又言東莊之攻陽明卽所以攻梨洲此言甚過或其初意氣相左則有之豈所以論後半段之東莊乎季野云東莊所以怨梨洲者以梨洲曾有書數其失又一日衆坐中語及羅念庵東莊不知念庵何人也梨洲之子唐突之所以東莊怨益深然此皆其前半段事不足道也（戊辰見鄭禹梅所選邪墨有餘姚黃百家主一父序痛言制義之無關於學問不知卽是梨洲之子否）

廿八會吳志伊萬季野季野言辛全字復元高景逸極重之言其已到吳康齋地位劉念臺則謂是儒而僞者也二

公之論不同吳志伊言周程張朱稱先賢在漢唐諸儒上始於崇禎十四年 會魏司寇司寇言吾輩須受得天下苦方成得人

廿九赴張夫子酌言浙東學弊在欲自立意見又言廷若文論文必欲用翻案亦是此弊又深歎熊孝感初見信於皇上是一好機括後因一事不愼而爲忌者所指摘遂槪謂漢臣不足任道學不足信眞可惜又言孝感威儀之間稍輕所以不能無失又言今日之病在急欲粉飾天下爲唐虞三代惟恐指摘缺失出來有傷堯舜氣象所以每事不敢言

三十淮安閻百詩名若璩來會言顧甯人已不在所著音學五書方在刊刻

十二月初一赴蔣起酌言靈壽向未嘗供沙

初二出京宿良鄉

初三涿州打尖行三十里宿松林

初四行二十五里至高碑店又二十五里至定興縣又四十里宿固城店

初五行三十里至安肅縣又五十里至保定府又三十里宿大吉店

初六行三十里至方順橋屬滿城縣又三十里至慶都縣

又三十里宿清風店

初七行三十里至定州又三十里至明月店又三十里宿

新樂縣

初八行四十里至青同屬新樂又五十里至靈壽縣

初九上任

二十往眞定

廿二自眞定歸過衛河橋在同下木佛二村之間卽禹貢

恆衛既從之衛也

甲子

正月初八往眞定見李道臺道臺極言治道貴淸靜本非

大中之論然今日處煩苛之世不得不如此

十五鄉飲大賓傅維標介賓貢良猷耆賓張斗志斟酒供饌歌詩皆生員每一生供一賓或一主酒至饌至皆與之揖彬彬猶有古風

二十到保定見格撫軍撫軍云爾放心去做官我不比綦巡撫　見吳道臺道臺贈以家集又言苑洛志樂已刻成尚未刷印又言魏司寇惜不從縣令起家裕撫軍亦然　見李守道與言縣中厌事窺其意不喜人說及上年之不公

廿一見井陘李道臺始知昨與守道同見撫臺已言及此

事守道卽有護前之意　午後赴吳道臺爾道臺言國家之慮一耗於西僧再耗於隨旂行走之冗員廣平同知王穀振同席

廿三又見守道祈行與言灰車之事終不決止許減二兩而已在保定會陳僖此係保定名士言近日修通志俱出郭棻手不甚滿人意又言天下志書莫精於康對山武功縣志

廿四回縣

二月初八與董子祈交盤

初九偶思今之回護姚江者有二一則以程朱之意解姚

江之語此不過欲寬姚江其病猶小一則以姚江之意解程朱之語此則直欲誣程朱其罪甚大又思昔人云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此與夫子主忠信徙義之意同我人存一至誠無僞之心進而有爲可謂忠矣然其間輕重緩急過差而不合於義者儘多故進思盡忠者必退思補過主忠信者必徙義陽明以致良知三字爲學豈知此也哉

十六前董子所言旂下人許嗣印爲薊州知州力於愛民不媚上官今爲工部郎中又言紹興人段鋭本心極好向資其助

十七借得傅掌雷明書其書筆力頗弱以張子敬等置佞

佞傳張居正置權臣傳李贄置異敎傳其識甚卓　張巡
檢來言紫英水精寶砂皆出自石中蓋石之心也但有精
粗之不同
十八閱明書宣宗本紀宣德六年二月御史陳祚請上講
大學衍義上怒逮下詔獄并其父母妻子禁錮者五年愚
因思宣宗賢主也何至於此然則上世之君子邦有道危
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後世君子雖處有道亦當危行
言孫但孫字亦有分寸耳
廿二閱明書儒林傳序曰宋儒之論儒也嚴用心毫釐蓋
嚴而守即楊謝朱陸一時同學紛紛有異同之辨伊訓曰

德無常師主善爲師七十子之徒各具一體未嘗相詰若沾沾以爲得不傳之絕學而格一世於門外豈聖人無常克一之旨哉陳同甫譏之是矣傳氏此言殊失毫釐千里之辨其經籍志釋道書不具載又止載天府所藏而不及明朝人之書殊有見

廿八閱明書王守仁傳云守仁功高忌者蜂起有目爲僞學者有以下南昌縱士擄掠及得甯邸之金寶子女者至有謂初通宸濠謀策其不勝而背之者嗚呼惟通宸濠吾知其弒父與君亦不從也其餘豈盡無因安得概指爲忌者之言又云兵不厭詐守仁用兵專用詐孔子曰作易者

其有變患乎抑中古以後不能不爾耶掌雷此言抑大遠於曾子固戰國策序蘇老泉用間篇之旨矣

四月初二往眞定

初五李道臺留飯言及理學頗信姚江然知專主朱子亦不以爲非也

初七在眞定買二程全書係河南刻本止有遺書外書文集共五十一卷

十五閱明書鄒智傳智與王恕言進君子退小人及勸其先論時政後就位恕皆笑而不答此自愚前所云邦有道亦當危行言孫之意乎又閱舒芬傳謂周禮者至誠盡性

之書也又謂周禮與儀禮戴記猶蜀之於吳魏也賈氏以

儀禮爲本周禮爲末謬妄已甚朱子乃不正之是其所惑

也舒氏尊周禮是也而以此抑儀禮則過矣其尊周子而

既程子亦是此病

廿五爲靈邑諸生評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文見其多云

虛能生實子謂推實能生虛虛安能生實謂虛能生實者

此佛老之見也朱子無極而太極之辨專爲此

廿七席氏二生至

三十閱明書張居正贊云居正祖申韓之餘習結曹王之

奧援器滿而驕沒身之後名臭家滅明之相本實撥於此

萬死莫贖此論甚卓又侫倖傳云桂萼之爲吏部尤私其所厚善而修睚眦怨獨以名爲疑挍爲國子祭酒屬使代疏草其條對經學時政往往精深當上意而挍與新建伯王守仁爭名不相下萼爲之搆守仁奪世封而挍入侍經筵忤旨改補太常萼不能救此一段說得荘渠甚無色

五月初二閱許生濤博淵泉而時出之文益信老子有生於無之說爲非

初四與席生講克己二字云已能入於視聽言動亦能入於喜怒哀樂子臣弟友禮樂刑政能急能緩能顯能隱有剛有柔有克伐怨欲意必固我或生於氣質或生於習俗

千態萬狀而總名之曰已已入日抄

初五閱明書見其以張玉入亂賊傳而謂高拱夏言皆不學無術妙極

十七奉憲往平山勘荒回自王角村渡河至故城村登趙王臺臺高約五六丈上有武靈王廟廟甚隘陋不過是鄉民所建然其來久矣臺東里許有養魚池寬約四畝

十九家眷至

二十往井陘勘荒

廿一回縣

六月廿五與府生講中庸所以行之者一也此一字與一

貫之一本同但一貫之一是功夫熟後得手處此一字起手即要是徹始徹終者

廿八兩席生歸

七月初一守道文至不準辭平山

初二守道差人齎赴部入簾之文至

初三到平山

初四行署印事

初五守道另委井陘署印之文至

十二自平山回縣

二十起程衙青同

廿一宿定州路上想忠恕之義忠只是一心恕則千變萬化做得未熟忠自忠恕自恕做得熟了忠自能恕忠信亦然忠是一心之誠信是隨事之誠忠到熟時自無不信未到熟時固有忠而不信者

廿二早發定州渡滋水及唐水至淸風店問格撫軍之變是晚宿方順橋乙丑正月十二宿定州問土人云州城外二河一名唐河一名淸水河

廿三宿安肅北關

廿四宿高碑店

廿五至涿州未至涿州十二里有張飛故里石碑及飛廟

宿良鄉

廿六至京

廿七在飯店思天下事不如意者十常八九自是俗觀之不由於天便由於人故天無處不可怨人無處不可尤自君子觀之只是我認理不精處置得不停當無天之可怨無人之可尤

八月初二在寓思夫子之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此特自其一邊言之耳有必聞者亦有必不聞者如横征暴斂之事豈肯使夫子知之又思朝四暮三與朝三暮四亦有大不同者待小人不可不知

初五會徐健庵言格撫軍之面奏由明中堂與郭阜旭之

言相反健庵欲弓一見中堂弓辭以有縣務不敢久留京師

初六會湯潛庵弓以蘇松浮糧蘆課當以漲處補其坍處催科勿專敲扑及抑浮靡崇實學告之頗承許可

初七出京宿良鄉

初八宿高碑店

初九宿安肅將至安肅有鮑河

初十到保定

十一奠格撫院會唐縣鄭年兄昱問太茂山云是太行之隨地異名者華山亦然又言堯始封之地或云在唐縣或

云在順德唐山或云在山西總是傳疑

十二在王天市署中見吳紫庵宿言極喜其論韶武云權非可常用故取韶而抑武此論似得夫子意蘇氏武王非聖人論眞幽莽矣

十三送裕撫軍殯喪禮大綱全差無處說起可歎可歎兩道臺止爭祭品僧道之不應走中門抑末矣是日自保定起身宿大吉店

十四渡唐水而滋水已涸過定州宿明月店在店中思道不同不相爲謀之義當世衰道微君子獨卓然秉正羣起而秫之者不知凡幾也我旣不能過化存神又未能居不

磷涅不緇而與之相爲謀危矣非爲所誘而不知則目所勝而不已故夫子告之曰不相爲謀此爲大賢以下言之也不相謀有二法一如孟子之待楊墨一如孔子之待鄉原非徒棄之而已也故詩曰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十五過新樂十餘里有伏羲廟內有記云伏羲生於成紀此又有廟者想是其所至之地至屯裹村東有沙地轎夫云此即滋水伏流處上二十里有水下三十里有水獨此中間四十里無水屯裹係眞定縣

十七二鼓回縣

十月廿三讀涇野集第一卷始知五十稱不夭七十稱古

稀此爲衰世言之非通論也又知子產所謂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子產之意不過欲太叔以威繼我寬傳者記之不詳俶似其次一定用猛

廿五閱涇野集第二卷知大禹思日孜孜躬陳治水之績不以爲嫌與趙充國不用浩星賜之計同一老臣保治之志

十一月十三寅卯之間地大震須臾而定是日閱欒城志云是古鮮虞地又云是欒武子邑恐武子之時鮮虞尙未屬晉

十五讀涇野集送黃廣東序云今之聽訟也速判結以爲

神空圖圖以為靜遏告訴以為威習左右以為察委屬吏以為體納請謁以為通久淹禁以為慎法是以不中而民是以罔措此數語可為炯戒

十七月食據欽天監頒行京師月食七分四杪初虧寅正三刻十二分食甚卯正二刻六分復圓辰正初刻是夜初虧月正在申位歷酉至戌而沒乃知邵康節所云冬至之月所行如夏至之日夏至之月所行如冬至之日其言果然蓋以晝夜長短而言非以極南極北而言也

廿一閱左傳知白狄有二有在晉之東者昭十二年注所謂鮮虞白狄別種是也有在晉之西者成十三年所謂白

秋及君同州是也

十二月初七與三兒講如保赤子節因思天下事皆不可不學而能此只指一點誠心說耳即保赤子中亦有許多事須學而能此緣在致知格物後故只重一點誠心說又連日講致知格物見朱子言用力之方云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愚意此四句中皆有學問思辨在

十二閱涇野集第二卷陝西鄉試錄序云論異端於漢宋黃老爲小訓詁爲大論異端於晉宋齊梁陳隋唐佛爲輕詩賦爲重愚按亦須問是如何樣訓詁如何樣詩賦不得

一槪抹殺

十五閱湮野集第三卷中見浩齋詩序云自孟子後漢時董汲陳郭諸賢似能行而未能明隋唐時王韓陸李諸賢似能明而未必行趙宋時周張二程馬邵諸賢似能明且行矣而未至此數語說得好又送汪希周序云凡官省下者率知獲上而不知治下知勤簿書而不知勤農桑知信吏胥而不知信閭閻知奔走司院而不知行所陌官是以日遷而民是以日敝此數語形容俗吏最精

十九封印閱湮野集有云今夫史司馬談之所肇也其子遷則終其志今夫經世之書邵堯夫之所肇也其子伯溫

則成其志愿按爲人子者讀此不可不知自勵又重刊劉熙釋名序最好俱在卷三中又卷四中如張子抄釋序二程抄釋序周子演序卷十三又有晦庵朱子文抄序又卷十一中有朱子抄釋序又有朱四子抄釋序皆頗簡當獨司馬文正公集略序謂公任如程正叔而世不能黨恐不當尊公於程子之上

二十閲涇野集第四卷有云士之仕於世也矜於先而敗於後猶枯楊生稊未敢必其成也失於早而補於晚猶枯楊生華則亦可醜也昔匡衡甘貧窮經其始非不力也而卒以贓敗可謂鮮終矣魏相正色秉道其終非不令也而

進以許史可謂無初矣此一段得經緯史之法又送周道通序作法最好紫陽道脉錄意思極好

廿二涇野集第五卷云學士君子者將以治國平天下者也當其未仕之先所宜急者莫有過於身家身家理而國天下不難矣然而學士君子往往舍其本源巧藝以謀進多術以干顯後雖有國天下之責莫從而理也此一段最中學者之病

廿三涇野集第六卷云衡有銖兩鈞石之星也若爲塵垢所掩則不可得而辨矣天有斗樞三垣五緯二十八宿之星也若爲雲霧所障則不可得而辨矣夫人心之有星亦

猶天與衡也此一段說心最好又云卽使顏子之父母不悅於簞瓢乃顏子自以爲樂而不改則雖夫子豈肯稱其賢此亦說得最好又云昔有爲吏部者嗜酒至盜鄰舍酒醉眠其糟甕之間予嘗以爲濫矣有爲從子作詩以戒者至以酒爲狂藥予嘗以爲隘矣惟淵明有酒斟酌堯夫飲喜微酡之二子者則予所慕也此論與予所作活潑齋記不同又云夫子所謂一以貫之者其約乎故顏子曰約我以禮此看約禮卽一貫與愚向所見亦不同又卷七別東郭子鄒氏序一篇是不磨之文又云凡旌者先申舉矣則行查行查矣則獲勘獲勘矣則核實核實矣則保結保結

矣則類詞此一段可見文移之多從來如此丁刑十二月又激卷十六明有楚玉溪石氏序最好

廿四涇野集第七卷有贈葉敬之考績序及柳氏家譜序贈張惟靜提學序精妙異常又戴封君壽序云公之子欲使公爲鄒人張殿中丞平張生於景德天禧之間今已數百年其壽猶與太華終南爭高未艾也欲使公爲汴人程大中公平程生於乾興景祐之間今已數百年矣其壽猶與嵩少黃河爭長未已也按張西山欲將橫渠之父入啟聖祠與涇野之言合

廿六涇野集第七卷曰昔宋富文忠公爲相雖微官布衣

詢見皆與抗禮引坐語從容送之及門覘之焉乃還自是羣公效法遂改自唐以來旁唱尊坐之敝習此一段居官者所當知又送少參棣塘陳君序論人心道心最好

廿八閱涇野集第八卷贈鄭汝獻掌教政和序論經義恰事齋最好又一篇云盈天地間皆氣也氣而形皆物也物而則皆道也知形之顯於有卽道之妙於無知道之妙於無卽形之顯於有非舍形氣之外復有所謂道也此論可羽翼太極圖說又第九卷空同李子集序最好又一篇云時有升降陰陽盡之矣學無止足鳶魚見之矣陰陽盡窮通得喪皆非在我者也鳶魚見體用顯微皆非在物者也

是見道之言第九卷有濟中梁張公考續序最好又椿庭遺瘠刪序亦佳又送大司空石湖何公致政序最有關係

廿九閱逕野集第十卷有云淮水發源胎簪止可濫觴耳及潁汝渦淝諸水以交而入然後其流始大以孟母仉氏比胎簪以孟子之學比淮水謂微孟子則仉氏固戰國時一婦人耳此論最精又贈李君言知兗州序亦好

三魚堂日記卷八終